

問你，人命值多少錢？

作者: 罪言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刀

至你失去良心的一刻開始，你的命就已經在我的刀上。 <問你，人命值多少錢？> -罪言

「特別新聞報導...早前被揭發使用化學廢料製作黑心食品公司老闆莫仁聖，於他的住所遭到殺害，送院後証實不治。警方已將案件列為謀殺案...」

茶餐廳的電視機正在播放着特別新聞報導，新聞一出，人人都議論紛紛。

「這種人死有餘辜啦。」「雖然無良，但罪不至死吧？」

這一單案件轟動得成為了香港茶餘飯後的話題，人人都在討論着。據報導，這個老闆被揭發製作黑心食品後，請了個大狀幫他打掉了場官司，令他免去了牢獄之災。想不到，就這樣被解決了。想起他住所附近的閉路電視都覺得頭痛。

本人...嗯...其實我都不記得我的名了，畢竟殺人都要用假身份的吧，家中一堆堆假的証件，水務處，運輸公司，就連警察証件都有幾張在手。每一張都有不同的姓名，也不可以怪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記得啦。

職業？我沒有固定的職業的，我一時是警察，一時是運輸工人，一時是茶餐廳的外賣伙計。但我有一個固定的身份，就是何文田一間中學的學生。至於我一直用着學生証的身份是...呵呵...怎可能告訴你啦。但我就是要你知道我是誰，嗯...就叫我做罪言吧。

不知道各位認為這個莫仁聖應不應該死。問我？嗯...除了死，我想不到可以讓他贖罪方法，為了謀取暴利，降低成本，製作黑心食品，令人食了不可以食的物質，這可是會食死人的，而且害死的人絕不會少。

喪盡天良，可殺也。即使沒人買兇，我都會好好的送他上天國，不，是下地獄。當然，可以收錢難道去做義工？收錢再殺！

想起殺莫仁聖當晚。他住所附近都是店舖，轉角就有一個閉路電視，所以我就在當日早上，裝成外賣伙計，到各個大廈做了點手腳。我保留了閉路電視可以傳遞影像到保安室的功能，另一方面破壞了閉路電視的錄影功能硬件，這樣做一來可以在行動時不會因為看不到影像而讓保安懷疑，二來行動完就算找到我也沒有証據證明我曾出入這大廈。不過，我找不到升降機的閉路電視硬件，害我跑了那要命的二十五層樓梯。

到了目標單位的門前，我從褲袋中拿出了萬字夾，扭了幾下，萬字夾變成了萬用匙，在門鎖再扭幾下，門應聲而開。放心，很細聲的;))

半掩的房門，讓我知道莫仁聖正在房裏睡覺，而且毫無戒備。既然如此，有玩具玩，你，玩不玩？

【十分鐘後】

我一盤冷水倒在他赤裸的身軀上，他猛然醒來。「！！」「唔...唔...唔..」

我看着嘴巴被膠紙封住，手腳被綁在床邊，衣服被我剪開的莫仁聖。我從外賣盒拿出了不同的刀，剪刀，割刀，美工刀，甚至我最喜歡手術刀也有。我拿起手術刀在他的眼前晃動，隨即手起，刀落。第一刀，我割在他的肚皮上，「嘶...嘶...嘶」手術刀割開了他的皮膚，表皮，真皮，皮下組織，脂肪，肌肉，「嘶...啪...」，血液像噴泉一樣，噴到了天花板，血液也從天花板一滴一滴的滴到他的身上，地上。我在他耳邊輕輕問：「聽到皮膚，肌肉割開的聲音嗎？聽到被你那些黑心食品害死的人的哀號聲嗎？」

「！！」「唔...唔...唔..」「！！」「唔...唔...唔..」「！！」「唔...唔...唔..」「！！」「唔...唔...唔..」

對不起，忘了我封了你的嘴，痛苦而又訴不出聲的感覺好嗎？你現在感受到被你害死的人的感受了嗎？

.....他暈了過去，呵呵，我還有冷水來撥醒你哦～

醒了哦，之後要好好感受哦；)

我再一刀在左手，一刀在右手，罰你的雙手製造出這些黑心食品這項罪。大家知道嗎？當水銀灌在傷口會變成怎樣嗎？沒錯，就是會把皮和肉分離。250mL的水銀灌在你的肚皮上，罰你用化學廢料製造食品讓人們的身體受創這項罪。

嗯...已經玩到失去意識了，來個了結吧。手術刀，放於莫仁聖的頸上，由左至右，劃破了大動脈。收拾好就離開現場了。

第二天，他的鐘點工人到了他的家打掃，房裏的境像該嚇壞了工人姐姐，真的對不起哦；) 報警吧。

被黑心食品所害的死者請安息，我，罪言已經給予他最美麗的懲罰了。

我.....怎麼開始殺人了？

想清楚，你是為什麼而存在？<問你,人命值多少錢?>-罪言

1998年10月某一晚，

老土的劇情總是怎用都不厭，門被敲響，打開門，沒有人，低下頭就只發現一塊白色的布，包着一個嬰兒，沒有任何一封信，身邊也沒有什麼信物，一個嬰兒就這樣被放在孤兒院門前。

院長把嬰兒安置在房間裏就轉身到廚房，準備好用奶粉調沖的奶給那可愛的小寶寶。打開房間，一遍無法想像的境像，房裏所有的物品都飄浮起來，像是有無數手將所有東西都托起來。

這刻，院長深知：「這個小孩不得了，上天注定他將來必定幹一番大事。」

光陰似箭，小孩很快就到了可以讀書的年齡。院長把這孩子送到一所學校。小孩一到步就很興奮的衝入了學校觀摩一番，而院長就到校務處為他辦入學手續。回來，小孩很奇怪就問院長：

「為什麼孤兒院裏的朋友都是在同一間學校讀書，而我就獨自在這間學校就讀？」

院長就說：

「每個人的專長、特質都不同，其他人沒有你獨有的能力，我就為你安排到能發揮你最大能力的地方學習。」

說罷，院長就和小孩回到孤兒院，等待開學的日子到來。

九月，世界開學日，人人都跟暑假君道別後，就要乖乖上學去。院長替小孩拾好書包就幫小孩背起書包，小孩一把書包放上身，書包裏就發出「叮叮噹噹」的聲音，書包沉重得很，但小孩一點都不在意，蹦蹦跳跳的上了校車，向學校出發。

到達了學校，開始第一課。課堂中，中英數常只佔少部分時間，大部分時間都是教你武器的使用方法，人體的要害，如何計劃逃跑的路線。體育課，都是對着木頭人練習格鬥術。統測、考試都是考着一些理論。

可是，小孩的成績並不好，一直在班名次的末端。家長日那天，老師叫小孩走出班房外，班房剩下老師和院長，老師就問：

「你確定他要一直在這裏讀嗎？搞不好，他會死在這裏的！」

院長一臉肯定的答：

「對，他的能力不比其他同學差，只是考試方式不適合他而已。請老師你看一下之前申請入學表，再判定吧。」

面談結束後，老師到校務處拿了小孩的入學申請表仔細的閱讀起來，看到最後，老師驚嘆：「哦～原來如此。」

時間又過了幾個月，又到了考試的時候了，考試題目公開了，就是「班上每位同學必須殺死班上一個或以上的同學，方式不限」，老師給各位一星期的準備時間，期間不可以預先傷害或殺死任何同學。放學前，老師派發了每人一把匕首，一枝槍，但是小孩得到的卻是遵理物理科補習班的傳單，還說對

他有幫助的了。

小孩想着，「給我這傳單有屁用，摺紙飛機擲死人呀？」傳單的背面有一組數目字，是密碼？暗號？都不是，小孩很快就猜想到是電話號碼，就拿起電話試試看。

「你好，這裏是遵理補習班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你？」

幹.....還真是給我去補習呀...小孩就不滿的亂問着：「你們的物理班可以幫我殺人嗎？」

「可以。相信你就是那位____了吧，早前已有人告知你的情況了，請你來補習班一趟。」

小孩掛了電話後，跟院長交代了一下就乘車出發了。

一星期的時限已到，所有學生都到了操場集合，校長宣佈：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期終考試，相信大家記得題目我亦無謂多講了，現在請大家找一個地點作為大家各自的開始點，考試時限為六小時，十分鐘後鐘聲響起就正式開始。」

人群馬上散去，紛紛都走去找自己的開始點，人人都去了不同的班房，但小孩卻走到了飯堂的廚房。

鐘聲響起，校內各地區都像是猛鬼出爐(牢?)，每人都拿着一把刀、一枝槍，總之能殺人的武器都拿上手了。當兩個人遇見，必定有一個要死。雙方馬上架起馬步，握緊刀，凝視，衝。一刀斬一刀擋，稍有不慎身上就馬上穿了個洞，兩人在激戰，隨時都會有第三者介入，忽然來的一刀，其中一人反應不及，「唰」一刀，應聲倒地。又變回了兩個人的戰鬥。

小孩透過廚房的門縫，看着一場一場血淋淋的戰鬥，以前一直都是對着木頭人，用刀用槍如何攻擊都不會有反應。如今，攻擊的是人，有血有肉，一刀一刀揮舞着，血肉橫飛。小孩恐懼了，乾脆合上眼，不管外面「戰場」的情況。

忽然外面再沒有聲音，世界安靜了。小孩張開眼睛，戰戰兢兢打開了門。只見一具又一具的屍體。

「嘍」躲在門外的同學硬硬把門扯開了，小孩無處可躲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那同學很快就把小孩壓制着了。小孩一直掙扎都沒有用。

同學舉起了刀，十分囂張說「真沒趣，強點好嗎？」說罷刀就朝向頸部揮去。

就在肌膚與刀觸碰的一刻，刀停了，應該說是那同學的手被無形的力扯住了。下一秒，刀被一下強力的震動震飛了。再一秒，那同學也被這種力扯起了，他就這樣雙手張開，被力扯上了天花板，「壓制」着了。

小孩一整個氣場都不同了，殺氣佈滿了整個空間。小孩拾起地上的刀，這次輪到他舉起了刀，放手了。刀，往上衝，插入那同學的胸膛，血就好像雨一樣的從天花板灑下來。小孩走出廚房，那同學才跌落地下。

小孩拿了一把新的刀就離開了，慢慢就走到了3樓的走廊。「噠噠噠噠噠.....」一個女孩向着小孩跑來，隨後的是幾個拿着刀的男同學追着，看似不是衝着小孩而來的，而是這女孩。小孩放下刀，向後面幾個男同學伸出雙手，幾個男同學被隔空抓起了。刀浮起，刀鋒指向了其中一個男同學，「唰」一個、「唰」兩個、「唰」三個。死了，都死了，追殺人的慘被反殺。女孩在小孩身後嚇得出不了聲，

只在後面用手掩着嚇得張開的口。

「鈴鈴鈴鈴鈴.....中央宣佈，考試時間已到，請停刀，仍然生還的同學請到禮堂集合。」

聽到宣佈後，小孩就暈倒在地上。

醒來時就見到剛剛被追殺的女孩，女孩大叫：「老師老師，罪言醒了。」老師就馬上跑來，拿電筒照了小孩的瞳孔，手指放在脈門一會，就說：「正常，已經沒事了」。「太好了，罪言，感謝你剛剛救了我。」「你沒事就好。」

女孩再感謝後，就問了：「你，到底是怎殺人的？剛剛很不尋常...」老師就在小孩開口搶先說明了：「罪言他用的不是我們身體可以用的能力，他的能力大概是引力的控制能力，具體一點的就說類似火影中培恩的萬象天引和神羅天征這樣了。而他之前上的遵理物理科補習班就是為了可以讓他了解引力，讓他更容易掌握這能力。」女孩都聽得目瞪口呆，並用着崇拜的眼神看着這個叫罪言的小孩。

幾星期後，我收到的成績表，

姓名:罪言

班別: E

理論筆試 C-

膽量 B

謀略 B

殺人手法 S

整體成績 A 級名次:2/86

評語:殺人能力出眾，宜多勤於理論思考。

「什麼，誰是第一給我出來，吼！」

身旁被我救了的女孩靜靜說「是我...」

「WTF?為什麼？」

「我殺了10幾個了，有幾個還要是師兄來的，他們都很乖全中了我的陷阱，最慘的一個被我斬首了...加上理論我拿S了.....」一直嬌滴滴的女孩竟然是最接近惡魔的人。

「哪為什麼當時你都在逃跑？」

「唔...陷阱不是無限，你不是不明白吧...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啊，一直沒自我介紹，我叫瑤靜。」

「好，我會記住你的...」

「啊...原來你喜歡我的...」

「呀...不...我只是說...」

「最喜歡你了罪言(擁着了)」

.....(我是刻意放閃的).....

這就是我罪言在殺手學校畢業經過，故事信不信由你。

開學日,全人含淚上映

殺手學校畢業後，始終都要到一些主流的學校上課。因為要「工作」的關係，我和遙靜一同轉校到何文田的一間中學入讀高中課程。

「叮噹叮噹。。。」

由轉校那天起，人人都對我很好奇，唔...其實是對和我一起進入課室自我介紹的遙靜有興趣。自遙靜進入班房後，在班上所有的男生都一同起哄，有大膽高呼的，也有低聲竊語的。而我聽到的都不外乎「這個女的好正哦...」「應大即大，應小即小，極品...」「他們兩個是有關係的嗎？」，一個個都在熱烈討論。自我介紹後，老師就編了我們到班房裏的一角先坐。

一小時多的課堂，就這樣結束，踏入了小息的時段。情況就如日本動漫的情節一樣，一到了小息，所有的同學都湧了過來，圍住了遙靜，而我就在她的身旁聽住一堆莫名其妙的問題，遙靜一臉滿足受眾人歡迎的樣子，我就看你何時覺得煩。被問得開始喘氣的遙靜終於向我求救了，我說一句「不好意思」就拖了她的手，就走出班房了。而在離開班房時，我感覺到一股令人不舒服而且危險的眼光，也許只是我的錯覺吧。

就這樣，我和遙靜到學校的每一個角落視察環境，食堂、小食部、禮堂、新翼大樓，甚至連校長室我們都視察過了。十五分鐘的小息結束了，又是時候裝一個乖乖學生了。回到課室，不安的感覺依然在我的心底裏悶着。

通識課、中文課、選修課。一課課接踵而至，而休息的時間卻只有十五分鐘，讓我很懷念以前殺手學校的時光，多麼的逍遙。課堂上學着一堆出到社會都不會用到的知識，除非我會用微積分計算一條魚的價錢嗎？而且，考試小測比功課還要多，我不是意味着功課很少，只是功課很多，但考試小測更多。不可否認，這一切一切都是為了一個決定人生的公開考試。成績失意，你將來的生活也必如是，縱使仍有力生存，路都是會是很難行。沒錯，這就是香港。一個為分數，為結果的地方。

早上入學校，晚上離開校園，日復日，月復月。這樣的生活已經過了兩個月了，這段時間沒有任何事發生，唯獨.....那一股令人不安的氣息，感覺愈來愈逼近了。

在學校，我和遙靜要接受委託（如果有看過孤泣的《殺手世界》系列會明白我的意思，而我不知道孤泣是如何知道我們的事。）上頭傳遞委託給我們，而我們就解決目標人物，拍照，收錢。自從我在殺人學校入學之後，我無意中聽到院長和校長的對話，竟然院長就是殺手組織的主幹人員，院長知道我得了他的秘密，直接委任我做他的私人殺手，所以在殺手排行榜上是不會有我的名出現。有人就問遙靜其實是什麼人，為什麼一直出現在我的身邊，她是我的「女朋友」，說白了即是我的拍檔，更是我的經理人。經理人的工作就是經上頭接收任務，再決定是否接受委託。

今日本應悠閒的假日，遙靜急忙跑到我家，氣喘喘的告訴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

「罪言！有...有委託...目標...是你！」

當有一天，殺手遇上了殺手

「罪言！有...有委託...目標...是你！」

這一句，嚇得我不知如何反應，我的手也開始抖了起來。一直以來，我做事都保持低調，按理應該沒有仇家才對，怎會有人想去除我...我愈想愈不對勁。我去飲了杯水冷靜下來，深呼吸，好好的思考。隨後，我就叫了瑤靜幫我到殺手組織的伺服器查一下委託人是誰，對於精通電腦網絡的瑤靜，這種事易如反掌，她不消十分鐘就查出來了。

瑤靜一臉驚訝的問：「委託人是陸明輝？」

「陸明輝？誰呀？你認識的？」

「你不記得了嗎？他是我們班的其中一個同學，據聞他的爸爸是個飲食集團的主席，身家數億，而大部分錢的來源都是和黑幫勾結，是惹不得的角色來的。」

「但是，我不明白，為什麼他要殺我？明明一直沒有一兩句，可說是零交流。何解？我想不透。」

「算吧，這已經不是重點了，更重點的是，剛剛有人接受了委託了。」

有人接受了委託。即是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我會被人追殺。會是什麼方式？明刀明槍？狙擊槍暗殺？刺殺？其實我並不怕，我怕的是如果我死了，瑤靜誰照顧？就在這一刻，瑤靜的手指彈了一下我已經皺起了的眉頭，輕聲的跟我說：「白痴，怕什麼，我在呢～」沒錯，我怕什麼？我不會有事的！我擁了一下瑤靜，我就叫她早點睡準備明天上學。

這天，我很早的醒來，應該說是我整晚都沒有睡。我煮了早餐，跟瑤靜享用後就一起上學了，而這天，我把刀帶上了。

回到學校，好像所有事都沒有發生一樣，風平浪靜，但我相信，這都是暴風雨的前夕。沒有任何特別的事發生，一切如常，同學依舊上課聽書的聽書、聊天的聊天、玩電話的繼續玩電話，平常得過份，平常得沒有出現過殺的的委託一樣。第一課第二課，一直下去直到午飯時間。

陸明輝緩緩地向我走來，我見到他把手收到後面，意識到有點危險，令我把引力蓄能起來準備把他壓制，瑤靜感覺到有點不妥就把我叫住並馬上走來，在我耳邊細聲說：「白痴，你想幹嗎？你忘了你的能力有限制的嗎？」，聽了她的話，我仿似醒一醒來，停止了蓄能。這個時候，陸明輝已經走到了我跟前，把手從後伸出來，遞我一顆糖果，還約我放學到新翼大樓，說有事找我。

對於我的能力，其實我都是一知半解，以我所知的就只有引力這兩個字，用途就大概是拉、推、抬、壓、擋。在公園經過測試，範圍大概只有六米，距離與威力成正比。

施力的對象沒有局限，但唯一有所限制的是...我不可以直接施力到人體上，只要直接施力到人體上，我就會三分鐘後昏迷至少一天。雖說三分鐘無敵，但仍有距離限制，而且如果三分鐘內還未殺光目標...

死的會是我。

當然我考慮過這情況，因此瑤靜在我生命上、戰鬥上，對我來說她都是最重要的。萬一我有什麼意外發生了，她就會出手「善後」。所以基本上，我沒有什麼好擔心的。

跟瑤靜商討後，我決定在放學後到新翼大樓會一會陸明輝，而他給我的糖，我並沒有食用。因為，沒

有人會吃由敵人給予的食物，這是常識不多說，但我總覺得這粒糖會大派用場，所以我把它收在褲袋中。

在夕陽之下，我到了新翼大樓，因為新翼大樓只供中六生使用，而且今天全校人都要準備明天學校旅行的用品，所以一早就走清光了。但老實說，這對我很不利，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陸明輝所請的殺手的底細，在沒有人影的學校，我很容易就被埋伏，後果如何，我不敢再想。

在新翼三樓，陸明輝就在上面示意我上去，我踏上樓梯的第一步，「咻咻」響亮的兩聲，兩枝銀箭直指我眉頭飛來.....